

独家占有

早餐车，但有奶油蛋糕调味；

时间大概是从伦敦回来之后的几个月，适逢🐟🐟生日之后。

“……！干嘛”

加州阳光一样的大男生这一年勤于健身，练出了结实而不过分的肌肉线条，加上身高加持，几乎是轻易地就将他反压在了身下，还不偏不倚把结实好看的胸膛对准了他的脸。

这一出倒是将温馨的早午餐时间演成了暧昧十足的睡前景象了。

他只是因为睡衣被牙膏弄脏，没办法只能穿着男朋友的T恤，来厨房找找吃的，没想到一个天旋地转……

两人就变成了一上一下的姿势。

一大早诶……他们都还没吃早餐，可……

他的左手卡在了庾澄庆大臂与腰身的内侧，怕他被桌子硌到，而将他上身垫高在自己的手臂上，他的浴袍因动作而腰身大敞，被压着的人看了一眼那就急忙拉扯着，想要帮他把浴袍的带子系回去。

“…啊…别……”

柔腻的舌面接触上肌肤，从未体验过的触感如电流一般传遍全身，几乎要将理智冲散，只能勉强将下意识地喘息化在喉咙，压制住自己胸口的起伏，轻轻推搡着继续压下来的人。

“前辈喜欢我这样做吗？”

他的大男孩停了停嘴巴的动作，黑漆漆的瞳映着怀里好看的人，用高挺的鼻子轻轻蹭了蹭驯兽师的手臂，抛出了自己一直想知道的问题。

第一次他真正成为他的，他记得整晚的他的反应都生涩得令人心惊，即使是保守的东方人，也少有像他这样三十好几却对这种事毫无经验……想到他的在圈子里的受欢迎度，这实在令他难以置信；直到他进入的那一刻，那张白净的脸上满是痛苦和震惊，但很快又泛出了难以形容的羞赧神色……之后的几天他都不敢抬头跟他讲话，那样子简直像他要吃了他似的，他有些后悔，但又有些难以理解的开心；那之后每次情事他都格外卖力，害怕对方享受不到极致的快乐，直到他躲在自己怀里哑着嗓子哀求，他才恋恋不舍的退出来……

在他受过的教育里，和爱人耳鬓厮磨、身体相接是无比自然的事，他无比希望自己骄矜的爱人理解哥享受，可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一直不敢提，也没机会问。

当他问出了这句话时，他的爱人犹豫了。

这犹豫就像一把利刃，从他心脏的位置捅进去，在淌血的心房绞动，比否认更加疼痛的，是无法揣测的沉默。

“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低沉，暗哑，将怀里的人搂得更紧了。

“为什么问……”

“只是需要确认…你喜不喜欢我对你做这种事；”

作为一名身体健康，体格强健，运动能力好的青年人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。

既然喜欢，既然爱，就一定要用行动去证明，证明他可以让他获得很多很多的快乐，精神上的，身体上的。

他不说话，但也不拒绝，是代表喜欢吗？

不确定的话，就试探看看。

在硬硬的木质桌面上做爱，担心他柔嫩的皮肤会被硌伤，得到并不存在的肯定后，原本压在他身上的年轻人亲了下他的额头作为安慰，抱起他回到了沙发上。

还体贴地把浴袍下摆散开来包裹着他光裸的大腿。

“住手啦！你干什…唔……”

把不安分的手腕扣到了沙发里，又摸索着十指相扣在一起，不理睬他的抗议，他趁得意气又袭击了那对发出微弱抱怨的唇。

年轻人把鼻息尽数吐在他的脸颊，内里上下挑逗着舌尖，外边还会讨好一般舔舔他的上唇，活像一个个吃了蜜的孩子般缠着不放。

偏偏是被吻的他，一时凌乱不记得呼吸，企图推开身上像大型犬一样的爱人却手脚无力，脸已经红到了耳根，他侧过脸避开一连串亲吻，企图用乱序的喘息来掩饰羞耻。

脖颈被覆上了温热的软物，占据主导的年轻人愈发放肆，轻轻舔弄脖颈后，又叼着薄薄的皮肉重重吮吸，从喉结到锁骨，一路都烙上了大大小小的红痕。

“…嗯啊…呜…”

似乎是确认了他没有还手之力，十指相扣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滑到了胸口，将粉嫩乳粒摩挲着挺立起来，十分轻易地就被含入了口中，年轻人着用舌尖时快时慢地弹弄。

另一边当然不能被冷落，指腹沿着乳晕打转，似有似无地撩拨着乳尖，又会猝不及防地，轻轻捏住有些发硬的乳粒，令他发出短促的悲鸣，另一只手还掐着他那纤细的腰身不准他躲避。

“不要…不要……别太过分了你…”

这番左右两边的折腾，别说是情爱经验匮乏的他，再是普通人也承受不了。他的身体年轻人的爱抚折磨下也变得愈加敏感，全身的肌肤开始微微发烫，呼吸早已紊乱无序，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哑嗓对年轻人也会是催情剂般的效果。

“.....前辈喜欢我这样做吗？还是不喜欢？”

“都这个时候了还叫我前辈，这家伙.....啊...！”

带着排斥和哀求的暗哑嗓音跟他的身体反应截然不同，双腿被架在他胯部两侧，任谁也无法忽视大男孩纯白棉质内裤下挺立的男性器官；他难堪地掩住自己的脸；

“我是唯一可以这样对前辈的人吗.....我是吗？”

他为什么那么多问题.....，伴随着年轻人手上动作的加快，他早已无法思考，只能摇着头不住地喘息；抛开这些问题不说，正在自己胸口点燃火苗的手动作越发加快，他只能放开掩面的手正伸过去阻止，却又被突然的俯亲吻挡住去路。胸前早就被欺负地发红，刚没休息一会又被再次占据。

“...拜托...你太快.....啊...”

指节都要陷进发丝，却也无法推开在身上作祟的人。手上的动作已转移到自己的下身，隔着又宽又大的T恤挡着看不到他的动作有多么的过分，再加上胸口一副灵巧的舌头被舔到涨痛，他根本经不起年轻人这般折磨，被压在身下生生吃下了第一波高潮。

像是被夺走了所有的力气，腰身都只能软塌塌地陷在沙发里，庾澄庆大口喘息着，不住发颤的手指正想擦掉自己的生理泪水，又被年轻的爱人握住掰到一边，缠着索要高潮后的第一个亲吻。

“前辈你这么敏感.....我怕你经受不了后面的.....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想要.....可以给我吗”

“.....”还在不应期的身体没有办法回应任何要求，只是一颤一颤的往沙发内侧身缩着；

刚被带到高潮的下体释放出晶莹爱液，却被年轻人抹在了手上，他竟把这羞耻的分泌物当做润滑一般地朝他的后穴抹去，他呜咽着挣扎着，推搡正愈探入跃跃欲试的手，却又抵不过每天饭量是他两倍的年轻爱人，最后憋得眼尾都泛红了，眼看着就要哭。

“怎么了？我弄疼你了？实在抱歉.....”

两人在一起之前，他几乎从未见过他的前辈哭，甚至连情绪失控的样子都很少有，台上他永远开怀而明媚，台下却又沉静地像冬天的月亮，令人不敢接近。

记得在伦敦那夜，他在他怀里哭的要死掉了，为此他心都快碎掉，从此他发誓他不会再让他哭——他几乎做到了。

除了做爱的时候。

记得那次抱他的时候，他哭了，哭着摇头，哭着让他停止.....，但理智被欲望燃尽，他只能抱着他不断亲吻，吻去珠串一样的眼泪，一边安慰一遍更加用力.....他对他高潮时眼

神涣散的样子上瘾，每一滴眼泪他都不想浪费，无论是疼痛还是羞耻，都是他一个人的，他绝不分享。

年轻的刚刚从著名音乐学院念完毕业的头脑并不会想太多无关的事，只知道喜欢一个人就要用力去拥抱他，大街上所有好看的人，都比不上他一见钟情的爱人，即使比他大十几岁，即使他们性格背景什么都相差很远，他也只想要他。

但无论如何，面对爱人的眼泪打转，年轻的大男孩，终究还是手足无措的。

“我喜欢前辈……我只想要你啊……”

重复着，像一个因为紧张而结巴的青春期男孩，想尽一切办法安慰，企图弥补自己犯下的不知道原因但绝对是因自己而且的错误。

“……为什么一定要喜欢我…”

“……我没有那么好，我怕……一旦到那个时间……我没办法…”

从他接近三十岁时，他就决定抛弃幼年时天真幼稚的爱情幻想了。

即使五年，就算十年，不要就是不要，他有音乐就好了。

没有人可以左右他。

同时肩负着家族的责任和自己的理想，又带着太多富裕到不可思议的爱意的浇灌，找到能陪伴漫漫余生的那个人，并不容易；

也曾幻想过可以和心爱之人有个小小的、私藏的婚礼仪式，然后彼此陪伴到老。

爱情越来越速食化的当下，连音乐人们都想尽办法变化风格献媚于听众，还有什么可以一成不变？

说出去会被嘲笑的爱情梦想，当没有罢了。

他再也不回，也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等待着什么发声的位置了，害怕中途就被放开的手，害怕陪伴不久就变冷的身侧，害怕守护不了一生一世的那个人。

“我…比你年龄大……你还有大好前途，我不想阻碍你……你应该要……”

“…嘘…”

下意识地轻轻舔了舔他的眼尾，把不断渗出来的眼泪收到了自己的嘴里。像想编曲想到挠头时对方安慰自己一样，他亲昵地揉着他的头发，蹭着鼻尖，堵住了他的前辈不断地否定着自己的话语。

“…我应该要做的就用力地活着，像要用力地去爱你一样。”

“我只要你……”

“交给我好吗…我会很小心的……”

“嗯...啊”

不大的沙发不得不让他把年长的爱人抱着躺在了自己身上，虽然没有太多安慰人的技巧，依旧努力地组织话语，手里有一下没一下的，轻轻捏了捏怀里人紧绷着的细瘦腰身，不敢再有任何放肆的动作。

像是想到什么一样，高大的男孩突然把他抱起，而庾澄庆并没有任何准备，害怕的下意识勾住他的脖颈，霎那间带着暧昧突然升温。

两人走到桌前，前夜没有享用完毕的生日蛋糕很不幸已经挨到了包装盒内壁，半圆的形状有些歪斜，打开后更是，那头可爱的弹着吉他的小狮子都变得有些滑稽。

“.....前辈，喜欢吃我买的蛋糕吗？”

“我喂你。”

庾澄庆素来喜欢吃甜食，虽然眼下的场景也不适合突然吃点什么，身后搂着自己的年轻人刚压着自己又啃又舔。大概是真的被折腾饿了，鬼神差使着竟也听话地抬头舔了一口他手指上抹的一点奶油，粉红的舌尖又想有余味的舔了舔上唇。

他看到年轻爱人的眼神陡然变得深沉。

“味道如何？”他的呻声音像是在压抑着什么；

年轻人微微俯身靠在他的肩上，侧过脸用鼻尖蹭了蹭有些发红的耳垂，吐息着口腔的热气，不断攀升两人之间的旖旎气氛。

“奶油.....很好吃...”他老实回答到。

耳后的酥痒越来越放肆，撩拨得人气息再一次开始紊乱，庾澄庆下意识往后躲，却不偏不倚地抵到了身上男人的某处，涨硬着的某处，瞬间脸更加发烫。

“那我也要尝尝。”

他突然从旁侧伸过手，又用食指沾了一大块，舔了一小点细细品尝。莫名其妙的，庾澄庆竟有一种羊入虎口的危机感。

“前辈这样看我，莫非是馋了？”

突然的亲吻让人猝不及防，探入口腔的舌头还带着奶油的甜腻，让味蕾不自觉地分泌唾液，交融之间扯出细细的银丝，喘息之间时又被堵上了嘴唇。

手指上剩下的绵绵奶油也没浪费，打着转抹到了他的胸口，滑腻地揉搓着乳晕，上下欺负着重新挺立的乳头，激得他浑身开始忍不住地剧烈发颤。

“抱好我，我们不要碰坏了蛋糕。”

被轻易地抱到了桌上，身后就是他为自己买生日蛋糕，双腿被抱着架在了年轻男人宽阔的肩上，稍微低头便能看到自己的下腹部和他好看的脸颊，还必须撑着自己摇摇欲坠的上身，是一个绝对羞耻的角度。

“...唔啊...不要...”

胸前又被抹上了新的奶油，冰凉的触感刺激着滚烫的身体，危险地挂在小小的乳尖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沿着腰身滑下。

“店员说，过生日的时候要往寿星脸上摸奶油。”

“虽然有些浪费，但这象征着好运。”

“放心，我会帮前辈舔干净；”

原本该是放在碟子里的奶油蛋糕那还有什么奶油，说着欲盖弥彰的借口，却将奶油尽数都涂在昨晚寿星的身上了。年轻人用嘴巴又含着一些奶油，趁他没有防备，伸着舌尖含住了略显小巧的性器。

“...啊...不要那里...你走开.....呜...”

因为身上的奶油和身后的蛋糕，庾澄庆的动作受到了明显的限制，双手撑着上身已经是极限，又被拖着往前来了来，整个人都有些倾斜。

注意力都被包裹性器的口腔带走，连后穴被抹上奶油都无暇顾及。粗糙的指腹在穴口按揉着，接着奶油的润滑慢慢地吃入了一根手指，生疏地吞吐着。

“...这怎么可以.....啊...”

爱人恶作剧地用舌底压住前端小孔，左右擦动来刺激，看着他的颤抖逐渐剧烈，在快要释放的时候又突然全部含入，喉咙深处的顶弄对于敏感至极的庾澄庆来说堪称折磨，来不及反应就颤动着再次释放了出来。

手指已经成功探入三根了，但他知道这扩张其实还远远不够。可能是从小食物结构完全和西方人一致，他的尺寸对他来说简直有些夸张，甚至可以说是绝非俗物。

“可能会有点痛，我会慢一些。”

像是变魔术一样，年轻人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管正经的润滑液，弄了一些淋在了自己的性器上，扶着他躺在桌上，捏着皙白的脚腕贴近自己，卡住腰部一点点地，将硕大的性器慢慢送入。

一瞬间他的眼神涣散失焦，他只能一声一声的把他的注意力唤回来，他其实很怕他的前辈晕厥过去.....紧致到极点穴被慢慢撑开了，内里的软肉因为不适应而紧紧包裹着那闯入的硬物，夹得他只能闷哼一声，拼命忍住要捅穿那具身体的冲动，帮忙揉着他的前辈因为疼痛而紧绷的腰身。

“别咬自己。”

好不容易完全贴合上曲线美好的臀瓣，他体内有一头野兽终于无法被继续压制了，只想狠狠地弄哭他，想射在他身体最深处，看着他难耐羞怯的表情，什么恶劣的想法都油然而生了。

可有个人天生就喜欢忍，粗大的性器在抽插间带着的要命的滚烫，正一点一点地冲散他的神智，正死咬着嘴唇时又被俯身压下的年轻人撬开了口腔，他执意要听到他喉咙里的呜咽。

“前辈，我喜欢听你的声音……”说着持续在某一点用力研磨；

“…唔……唔啊…”

敏感点成功暴露了，声线突然的变化几乎是瞬间激起了他的征服欲，听到自己发出不得体到极点的叫声，庾澄庆难堪地推着朝自己勾起嘴唇的爱人，得到的只是更加兴奋的抽插和精准的挺入，只能受得生理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不要……我…我要…慢…慢点…求你…”

被整个托起屁股抱起来了，离开了桌面后，他身体的支撑点全落在了两人的交合处，只能如树懒般挂在年轻人身上。

抽插的速度继续加快了，直撞得臀瓣不断抖动，还发出羞耻的啪啪声响。实在受不了时他开始不管不顾地咬住对方的肩膀，却还没来得及用力，沿着尾椎骨爬升的快感几乎是顷刻间席卷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”哑着嗓子的泣音终于爆发了出来。

年轻人性器狠狠地捅到了底，准确地抵上了他的敏感点，射出的精液也尽数喷洒至敏感点的位置，滚烫的爱液精华，将高潮的余韵不断延长，他小腹又酸又涨，全身的皮肤都被不住颤抖。

他的嗓子早已说不出什么完整的句子，高潮被顶弄的瞬间叫的嗓音都变调了，只能勉强靠在对方肩上休憩喘息。抽插加速时因为受不住，不受控的在年轻人的背上挠了好几道引子，肩上烙上的牙印也好几处深浅不一。

“…你出…出来……”

体内吃着的性器其实并未消停，本想着让身上可怜脱力的人休息一会再来，却反倒被耳边他带着喘息的命令反作用刺激，顿时涨了一圈。

“你！你干什么！放我下来！”

“前辈好可爱，居然会咬我？是代表喜欢我做的事吗，我可以再努力一些的……”

“生日快乐，亲爱的…”

软浓的词汇伴着吐息调戏着耳尖，他还叨着自己耳垂的软肉打磨吮吸。即便是说着毫无道理的情话，也因为这般撩拨染上了情趣。

他终于被抱进了卧室，两人一起躺在床上。

“我说了我还可以再努力一些的……”年轻人一把拉住要翻身的自己，认真的要求追加兑现。

“不要！不要！放手…唔……”

卧室门被关上了。

只剩下一片狼藉的餐桌，还有失去奶油庇佑的蛋糕。

他的前辈只能是他一个人的，也只能被他抱。

这就叫独家占有。